

三言二拍

一包螃蟹的履历

戴铁军

家里来了个亲戚,送了两蒲包螃蟹,个个体大肥硕、青背黄毛,看了就馋人。一包留下自家享受,一包孝敬了老丈人。

过了两天,老婆又拎了一包螃蟹回来,看来可以继续饱口福了。女儿也跑来凑热闹要数数有几个,突然她大声问:“咦,这不是送给外公的那包螃蟹吗?”

“怎么可能?”我有点惊讶。

“你忘啦,给外公的那包不是扎绳松了吗,还是我给找来的绳子呢,就是这根,我一看就知道。”

我和老婆都很疑惑,于是打电话给丈母娘。

原来,小舅子这阵子正好想在街道上租个门面,丈母娘没舍得吃那螃蟹,让小舅子拿去送给了居委会主任。我老婆是医生,螃蟹是一名患者的家人连同红包一起给的,红包没收,在病人的再三恳求下,收下了螃蟹。可这病人是位老大爷,只有一个女儿,是一所学校的老师,听说还是个班主任,怎么会和居委会主任有关系呢?也许是什么亲戚或朋友吧?我猜测。

先不管这么多,既然这样,还是把螃蟹还给老丈人,并嘱咐千万不要再送人了。刚好小舅子也在场,说起了这件事,小舅子也很奇怪,想了一会儿,恍然大悟,说居委会主任有个儿子,正是就读于那个女老师所在的学校,听说成绩不好。

想来,居委会主任一定是把螃蟹给了儿子的老师,巧得是,给老师的父亲看病的主治医生,正是我家老婆。

江湖传言

“滑头”老马

来源:www.lifenanjing.com.cn·博客

发帖人:东山

发帖时间:9月27日9:36

老马负责我们大学的招生工作,熟悉的人都说老马“滑头”,是因为不管什么事情,他处理起来都有一套办法。譬如说在外活动,他经常遇到别人认识他而他认不出别人的情况。这一点并不奇怪,干这工作的,多少人都想巴结他。但老马处理这样的事情,绝不会让对方尴尬。

一次到某中学招生宣传,见了人家校长,老马想不起人家的名字,却直接就上去拥抱人家:“一直想会会老朋友,就是抽不出时间。”人家校长忙着去给他沏茶,他却偷空问我:“叫啥?”我这秘书当得也不咋的,哪能记得呢?校长沏好茶,并没有发现老马忘了他的名字,说:“我的孩子在学

校还要麻烦你啦。”老马眼前一亮,说: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哎,小孩叫什么名字?”“叫赵某某。学的是计算机。”然后一切变得从容,老马就说了:“赵校长呀,我们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,好的苗子,可不要藏着掖着哦。”有时候,实在找不到别的线索了,老马会主动把自己的名片递上,说:“哎呀,通信发展太快,电话号码老变,换个片子吧。”然后就如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。人家留老马吃饭,老马就说:“越简单越好,千万不要拿老朋友当客人。”每次都这样强调,但每次人家都拣最好的上。

老马虽滑头,但也被我“整”过一次。他喜欢打扑克。打牌时特别喜欢批评别人,为此,我可没少遭罪。另外一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小陆也是经常吃瘪的角色,他的顶头上司老张也喜欢

打牌,喜欢骂人。一次在外地开会,我们四个人正好凑在一起,形成的阵势是两所大学的较量。这样呢,我和小陆就倒了霉,赢了,是领导水平高;输了,领导就该骂我们了。

第二天晚上,小陆悄悄地对我说:“我们两个打他们两个,怎么样?”这真是个好注意。吃完饭,洗过澡,把桌子摆好,我便与小陆坐了个面对面。老马说:“哎,怎么这样坐呢?”小陆说:“今晚我们两个小年轻向领导们学习学习。”两个领导也不好多说什么,就这样坐了下来。结果是,我和小陆连赢三圈。

哎哟哟,那天晚上可热闹了,老马骂老张手和脚一样臭,老张骂老马牌技还不如三岁的小孩子,一来一去,像讲相声一样,不歇火。我和小陆为此可是偷着乐了好几天。

悠悠男女

男人的认错权

孙淑忠

我和老公经常会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,这使我一直都觉得他不够大度,男人总得让着女人吧,说句“我错了”又能怎么着?可他大丈夫自然要是非分明,不能黑白颠倒。真是气死我了!

有天晚上,我们又因为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了起来,到最后谁也不理谁,背对着背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我赌气只给自己煎了一个荷包蛋,热了一瓶牛奶。老公瞥了一眼,拎着包,匆匆走人了。晚上,我还是没做饭,只给自己冲了一杯豆奶。到了晚上

十点多,老公红着脸,带着一身的酒气回来,躺到床上就打起了呼噜。

第三天还是老样子。晚饭时分,我到楼下吃快餐,看到了坐在斜对面闷头吃东西的老公。我也没理他,自顾自吃了起来。晚上,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,我在床上看杂志。

第四天早上我们还是不说话。但晚上九点多多的时候,老公没像往常那样看电视,而是坐在床上看起了报纸。这反常的举动,使我意识到他在寻找和我说话的机会,好尽快结束冷战的局面。没门,除非你

有点出格

什么人管什么卡

村柳



张大妈的宝贝孙子发烧了,赶紧和儿子儿媳一起带他到医院看病。医生看了说要打吊针,张大妈急急忙忙地先去付款拿药,媳妇把自己的钱包给了她,让她拿钱包里的钱付款。

张大妈到结账处一看,交钱的人排了一长溜儿,想到正在哭闹的孙子,大妈急呀。忽然,大妈看到旁边一个柜台没人排队,一个牌子上写着:刷卡付款处。大妈眼前不禁一亮,幸好今天走得急,没把卡留在家,小孙子还是有福气的呀!

她赶紧到那个柜台前,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几张卡,递给收银员:“姑娘,你看看哪张卡有用呀?”收银员一张一张看了,笑着对大妈说:“大妈,你这都是超市卡,什么苏果、金润发、家乐福的,还有一张是公交卡,这些卡在我这里都有。”

没用。”大妈急得乱转,忽然一拍脑袋,想起媳妇的钱包。打开钱包一看,呵,齐整整的好几张卡插在那儿呢。

大妈高兴了,说:“姑娘,我这儿还有卡呢,麻烦你再看看。”收银员接过来一看,又笑了:“大妈,这都是商场的VIP卡,这些也没用的……”

这时,张大妈的儿子一溜小跑地过来问:“怎么还交不上钱啊?”大妈说:“你看那边排的长队,你有卡吗?”儿子掏出钱包,在那一溜齐的卡里随便拿了一张递给了收银员。收银员麻利地刷完卡后,笑着对大妈说:“你们家分工蛮到位的嘛!媳妇管VIP卡,就是管高档消费的,儿子管各种银行卡,就是支付账单的,你们老年人就管超市卡,买生活用品管一日三餐的……”

不是乱弹

怎么没人通知

顾欣

我是一名火车司机,去年刚拿了机车驾驶证,今年我又学了车,拿了汽车驾驶证,巧的是两个证都是B类驾驶证,只不过一个是公安局发的,一个是铁道部发的。

那天闲来无事,就借了朋友的车带女朋友出去玩,我一边和女朋友聊着天,一边开车飞奔在公路上,这感觉可比开火车爽多啦!但我毕竟不经常开车,对道路也不熟悉,在过前方一个路口时,吃了红灯,车没刹稳,往前抢了好几米。路口正有一年轻交警,只见那交警冲我一招手,我就知道坏事,只得把车停到路边。

车停好后,那交警给我敬了个礼,然后就要看我的驾驶证,我陪着笑对交警说:“我有证,这就拿给您看!”说着就掏兜里的驾驶证。这一掏我就傻了,我的驾驶证居然忘带了,不过,兜里倒是有个证,是我的机车驾驶证。慌乱之中,我一急就把机车驾驶证递给了交警,那交警接过证,疑惑地看了老半天,然后又还给我,说了声:“下次注意!真奇怪了,什么时候铁道部也发驾驶证了?怎么也没人通知我啊!”

城南旧事

南京早期的出租车

来源:www.lifenanjing.com.cn·博客

发帖人:谷雨

发帖时间:10月17日12:53

如今在我们南京街头运营的出租车,那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、发展起来的。其实,早在解放初期,市面上就有出租车在运营,只是人们已经把它们淡忘了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南京市内的公共交通十分落后,马路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公交线路,车辆少且不说,车况又很差,远远满足不了市民出行的需求。作为补充,于是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就出现了公交车、马车和出租车并驾齐驱的景况。

早期的出租车是个什么样子呢?它们大多是旧社会那些达官显贵们逃跑时留下来的外国小轿车,如“吉姆”、“道奇”什么的。虽然有些老旧,但是擦亮以后,一溜排地停在马路边的站点上,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壮观的,南京人习惯称之为“小包车”。这些车的车况都不佳,而且为了讲求效益多载乘

客,统统撤掉了车厢内的沙发座椅,取而代之的是几张长条木凳,乘客往往只能够猫着腰才能够钻进车厢。因为行驶灵活、车速快,乘客到达目的地自然要快捷不少,票价呢,较之公交和马车还是略贵一些,许多人从节省的角度考虑,往往是望而却步。

时值刚刚解放,由于重视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,以及同业工会的严格管理,那时的出租车服务态度良好,欺诈乘客的现象绝少发生。与今日的出租车有所不同,那时的出租车是定点定向运行的,全市有好几条出租车线路。我曾经不只一次乘坐,那是父亲带我们去中山陵游玩时才坐的,起点站设在新街口,今大众书局附近的慢车道上。坐在车里边,往往人多拥挤,并不舒坦,可好歹算是坐上心仪的小包车了,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

到了五十年代后期,这些运营的出租车相继进入了报废期,既无配件又无力维修,难以继,再加上公交运力的迅速改善,公用事业的格局发生了变化,早期的出租车便逐步退出运营市场了。

同笑时代

平衡年代

来源:www.lifenanjing.com.cn·博客

发帖人:苏小妮

发帖时间:10月18日21:48

现在人都学精了,个个会搞平衡。那段时间,我被易中天《品三国》迷住,每天晚上熬到十二点多。我家小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书店给我找来一本《品三国》,还说:“才出了上半部,不过你别急,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书店老板了,等下半部出来的时候他会通知我,就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。”

又过几日,轮到小妞爹过生日,小妞也送他件意想不到的礼物,那可是打死我也想不出来的:一个骷髅形状的烟灰缸。小妞爹爱抽烟不假,但也没必要非买个这样的烟灰缸吧,究竟是为了啥?

追问了半天,那边响亮地回答:“我逛了整个市场,也就这烟灰缸跟那本《品三国》一个价了,手心手背都是肉,我不能偏心,是不是?”

《南京纪事》网上开博客啦

如果您要韶点事儿,可以登录www.lifenanjing.com.cn,来建立您的博客,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“南京纪事”类别即可,我们会刊登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。

此外,您仍可通过电子信箱citystar111@163.com和邮寄的方法,给我们投稿。

南京萝卜

南京老太真厉害

蒋威

朋友老卢近来换了一家单位,不但薪水高了,而且发展空间也大了,老卢很满意。但是新单位离住的地方太远,老卢不得不每天早上6点就去路口等班车,如果到了冬天,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,未免也太残酷了。于是老卢决定搬离租住了三年的温馨小家,重新租房子。

老卢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较满意的房子,两室一厅,每月租金要1500元。老卢嫌贵,就同房主讨价还价。房主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头,老头身板硬朗,说话声如洪钟,一听老卢还价,他显得很为难:“当家的不在,我不好应允你。”老卢很奇怪:“老大爷,你不就

是房主吗?还有哪个当家的,是你儿子吗?”老头摇摇头:“家里老太婆当家。老太婆年轻时当过领导,爱管人,现在家里上上下下都听她的。”话音未落,只听门外有人喊道:“老头子,是有人租房吗?”老头说的家里的老太婆来了。老太婆长得很瘦弱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老卢原以为老人家是拿“家里老太婆当家”来敷衍他的,一看情形,果真是老太婆当家,原先说话粗声大气的老头,一见了老太婆马上变得温顺体贴起来。老太一口答应以每月1200元的价格,把房子租给老卢,只是提出要把厅里的那套红木桌椅搬回楼下家里,重新

给老卢换一套桌椅。

当下签好租房协议,老太要老卢帮忙搬桌椅。老卢一掂桌子,挺重,又见老太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,便说:“大妈,这桌子很重,还是让老大爷和我一起抬吧。”未等一旁的老头搭话,老太便说:“他顶什么用?能有我力气大?”说着,老太卷了卷袖子,踢了踢腿,活动了一下,便和老卢将红木桌椅从六楼抬到一楼,又将一楼的普通实木桌椅抬到六楼。

只见老太面不改色气不喘,老卢却累得不行。后来,老头有些得意地对老卢说:“你别小看她,老太婆是省武术协会的,年轻时功夫了得。”

成人寓言

爸爸卖书

张丽娟

爸爸是学理科出身的,设计的很多建筑仍屹立在我们这个城市,这是我做女儿的自豪。如今,爸爸已经退休两年了,在他的书柜里,仍是长长的两大排专业书籍,还有好多他自己整理的资料。我知道,那每一本书,爸爸都是认真地看过的。

今年暑假,家里收拾房子,我把爸爸的书全给他装箱了,后来搬来搬去妈妈嫌麻烦,说把它卖了吧,反正也不看了。爸爸没说话,妈妈说:“你都成老汉了,还想成为‘老学包子’?”这当然

是调侃了,其实我们都知道,爸爸是不舍得卖书的。那天午饭后,爸爸就回房间了,我跟过去,爸爸已经在挑拣书本了,看看这本不舍得,看看那本又收起来。

“我来帮你。”我把书一摞一摞地装进废纸箱,爸爸说:“我挑完你再放,再留几本书看看。”“这些书咱家除了你看,谁还看?”我说。然后我就不吱声了——爸爸的一手技术,在行内是令人称道的,记得爸爸的朋友说过,这项技术应该作为传家宝在我们家传下去,要是丢掉了太可惜。无奈哥哥

的兴趣不在这方面,我数学又不太好,接受不了那些数据和公式,反之之我也许会去学的,圆老爸的心愿,成为一名女工程师也会有很潇洒的人生。

“嗨,爸,这真是知识值钱纸不值钱啊,这么好几箱子书还不知道能卖几个钱。”我回过神来:“还好书里面的东西都藏进您肚里去了,要不亏了!要不咱不卖了,过两天再摆起来?”

“算啦,卖吧,留着还占地方。”

老人的话轻松,可是我的心竟开始隐隐泛酸。